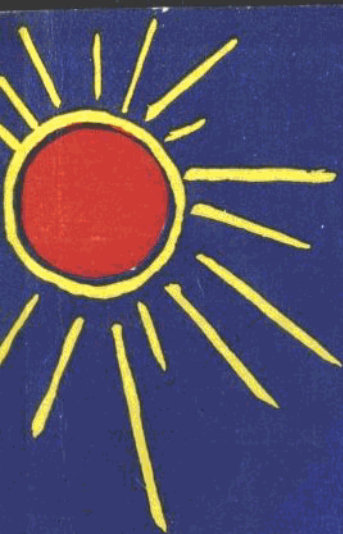


儿童中篇小说选

未来出版社

彩色的光环



目 录

彩色的光环	程 玮 (1)
一个布依少女的梦	夏有志 (36)
蔡晓光想不通	高春丽 (102)
“爱”的萌芽	庄之明 (129)
初 秋	詹岱尔 (164)
那一年我十五岁	姜 安 (210)
会唱歌的土豆	冉 红 (230)
太阳，熄灭了	曹文轩 (271)

彩色的光环

程 玮

—

沙露——

整整一个晚上，我在为我明天穿什么衣服犯愁。

爸爸妈妈问了我几次：“小露，你明天有什么活动？演出，报幕，还是观众见面会？”

不是。都不是。明天什么活动也没有。从明天起，我将暂时告别银幕，回学校上课了。已经一年多时间了，老师和同学们只能在画报上、电视屏幕上见到我。我呢，一次也没见过他们。

对了，只有一次，我看到了羽羽。可她没有看见我。

那一天，我们摄制组从浙江拍外景回来。我们的汽车驶过鼓楼食品商店时，殷导演突然想起要下车去买几个面包。她进商店去了，我们大家在车上等她。不一会儿，就有几个人围上来了。

“那人好面熟啊，他好象演过什么电影？”有人指着我在电影里的“爸爸”在猜测。

“喏，那不是沙露吗？”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对另一个女孩子说，“她在《昨日的梦》中演主角的，上次电视里还介绍过她哩。”

另一个女孩有着一个很可笑的翘鼻子，她皱着眉头，疑惑疑惑地说：“什么《昨日的梦》，什么沙露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”

我伸手把车窗的玻璃拉上了。她的话很使我生气。虽说《昨日的梦》还没有正式上映，可画报上，电视里，不到处在介绍我？她准定是个书呆子，除了课本，什么也不看。

她们又讲了几句什么。然后，一起把脸贴到玻璃窗上，笑咪咪地看着我。她们的鼻子、嘴巴在玻璃上挤得扁扁的，只有两双眼睛象月牙儿一样，笑得弯弯的。

要是那女孩子不说刚才的那些话，我一定拉开玻璃窗，跟她们握握手，说上几句话。如果她们请我签名，我也一定不会拒绝的。可现在，我当然不愿意理睬她们。

我把头枕在又软又松的靠背上，眼睛看着前面。我暗暗想，等我数到三十，她们还不走，我一定拉开玻璃窗跟她们说几句话。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我默默地数着，数到二十，就忍不住转过脸去了。

可她们已经转身走了。一张熟悉的脸在车窗前一闪而过，是羽羽，我的同桌，我的好朋友。

我连忙拉开玻璃窗朝外面喊：“羽羽，羽羽！”

她没有听见，匆匆地走上了人行道，连头都没有回。

我猜想，她一定没有看清是我。要不，她决不会就这么走开的。

以前，我还没去拍电影时，我们总喜欢在一起议论电影演员。她常对我说：“沙露，我最喜欢电影演员了，她们长得真漂亮，而且，演什么，象什么。”现在我成了电影演员，她会不会不理睬我吗？当然不会的。

五斗橱上的钟敲了九下。这一来，可热闹了。隔壁也有一只钟开始不紧不慢地敲了起来。它还没敲完，楼下的钟又响了。真让人弄不明白，到底哪一只钟才算是准的。

我把那些镶边的、绣花的、嵌金丝银丝的毛线外套一件件穿到身上，在镜子前面比划着。要知道，明天出现在学校里的沙露，已不是一年以前的沙露了，是电影明星沙露了，总得跟别人有所不同。我暗暗注意过，我“妈妈”——当然是电影里的妈妈，她穿的衣服总是跟一般人不同。

最后，我选定了一件雪白的、镶着大红条子的毛衣外套。这是我们摄制组在杭州拍外景时，“妈妈”出主意帮我买的。她的眼力一定不会错。

我真喜欢镜子里的我。一双眼睛象星星一样，一闪一闪地发亮。殷导演说，就象会说话一样。我还有一个小巧的、好看的鼻子，一头浓密的、乌黑的头发。我常听摄制组的叔叔阿姨们说，一个电影演员，最要紧的就是要眼睛好，头发好，牙齿好。这三项我全都占了。我相信，我以后一定会象陈冲、张瑜她们一样，得百花奖，得金鸡奖，还要到国际上去得奖！

“小露，快九点半了，睡觉吧。”妈妈走过来，帮我把一大堆衣服一件一件叠起来，塞进五斗橱里。妈妈的头发太不好看了，直溜溜的。有的时候，譬如现在，显得很乱。我真希望妈妈能有“妈妈”那样的头发。

我把书包，把那件我选定的毛线衣仔细地放在桌子上。然

后，上床睡觉了。

灯熄了很久，我还是睡不着。想起明天就要回到学校，回到同学们中间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但是，但是也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。我真想一直不要回学校，一直拍电影。可殷导演他们都说：“小沙露，你还小，该好好学习，把基础打好。”

唉，我真想明天就小学毕业，不，明天就中学毕业。

羽羽——

昨天放学前，金老师对我说：“丁羽羽，明天沙露就要回学校了。还跟老朋友坐一起，高兴吧？”

我没有说什么。

说我不高兴，那是不对的，我身边的座位已空了一年了。说我高兴，好象又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怕，我真怕沙露已不再是以前那个勾着我的脖子，跟我一个荸荠也要分成两半吃的沙露了。

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那天，中午放学回家，我经过一辆淡黄色的小面包车。我听见有两个女孩子在说沙露的名字。我朝车子里看了一眼，我看见了沙露。一刹那，我真想高声叫起来，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。

但我马上发现，沙露，她正傲气地坐在车子里，眼睛看着前面。她不是不知道有两个女孩子在外面看她。她为什么这么傲气呢，象个骄傲的公主似的。

于是，我打消了喊她的念头，转身走了。好象听见她在里面喊我的名字，但我没有回过头去。我不愿意。我觉得，假如我回头跟沙露说话，我会在那两个女孩子面前脸红的。为沙露

脸红，也为我是她的朋友脸红。

今天沙露来得很迟。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可以迟到的理由。我甚至觉得，她是故意的。因为再没有比慢慢地走进一个坐满了人的教室更引人注目的事情了。我有过一次这样的体会。所以，我后来宁可不吃早饭，也不再迟到了。

她笑咪咪地走进教室，一举一动都象演戏似的，好象教室里正有个摄影机在对着她。应该承认，她变漂亮了。脸蛋晒得红红的，一双眼睛又亮又神气。她那件毛衣外套也真漂亮，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人穿过呢。当然，她是电影明星嘛。

怎么，我好象有点嫉妒了？这不应该。

“沙露回来了，沙露！”

教室里立刻活跃起来。那些男生们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其实都在偷偷地看她。高敏如她们一个个冲过去，把沙露团团围住了。

“沙露，你登在电影画报上的那幅照片真漂亮！”这是高敏如甜甜蜜蜜的声音，“我特地买了一本，跟我们弄堂里的人说，这是我的同学，沙露！”

这个高敏如真讨厌。沙露不在时，她常常在背后说沙露的坏话。一会儿说她是开了后门去拍电影的。一会儿说她鼻子太小，皮肤也没有她高敏如白。好象该去拍电影的不是沙露，倒该是她似的。可这会儿，又要去讨好沙露了，真恶心！

“其实，那张照片也一般化。”沙露的普通话更标准了。在北京呆了半年，一口北京腔，“在《昨日的梦》里，我有几个特写镜头，那才真的不错呢。”

“那电影什么时候正式放呀？”

“快了，快了。”沙露边说边朝座位走来，她周围的那堆

人也在跟着移动。

我该怎么办？

难道也学着高敏如她们大惊小怪地扑上去吗？假如我没有看到淡黄色汽车里的那一幕，我一定会这样的。可偏偏我看到了！

不，我认识的只是我的朋友沙露。电影明星的沙露，我还不认识。我坐在位子上没有动，继续看我的语文书。

“羽羽，羽羽，你怎么了？”这是沙露的声音，她已经站到我面前了。

我从课本上慢慢地抬起头，尽量客气地说：“你好，沙露同学。”

一片寂静，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后悔。也许，我不应该这么冷淡地对待她。

沙露——

难道这就是我最亲爱的同学羽羽吗？她稳稳地坐在那儿，用那样陌生，那样冷淡的目光看着我。本来，我以为她会跳起来，会一把搂住我，搂得我透不过气来的。可是，就这么一声：“你好，沙露同学。”

我的心都凉了。

怎么了，羽羽，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是因为我后来没给你写信吗？那是因为我太忙了。羽羽，你不知道，我们拍外景时，很多时候，一夜都不睡觉。另外，我还有我的功课要复习。殷导演把任务交给我“爸爸”了，她下命令说：“不能让小沙露拉下功课。”我真地实在太忙了，后来，我不是给你写过一封信吗？可你却并没有给我回信。

不，一定不是为了这个。羽羽，我知道，你不会为这个生我气的。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
高敏如她们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，还在轻轻地议论着什么。她们一定也为羽羽的态度奇怪吧？

我把书包塞进抽屉，在羽羽身边坐了下来。住在外面时，我常常梦见我坐在这个座位上。今天真地坐了，却觉得说不出的委屈。

一年多来，谁象她这么对待过我？

摄制组里，大家都把我当成小妹妹。有好吃的东西，给我留着。好玩的地方，总忘不了带我。有一次我病了几天，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他们轮流陪我，不让我感到孤独。

“五一”节、“六一”节时，我到学校、少年宫去跟小朋友们见面，大家都争着跟我握手、拍照，我亲眼看见一个跟羽羽长得差不多的女孩子，拿着我的签名，又笑又跳地挤出人群。

可是，羽羽，你却用这冷冰冰的面孔来对待我。我现在的的朋友太多了，我不在乎你，就是就是，不在乎！

我拿出笔盒，用力丢到桌子上。假如我的笔盒不是泡沫塑料的，而是铁皮的话，一定会发出很大的声音，一个教室都能听见。不过，就这一声也够重的了。

羽羽转过脸朝我看看，又把脸转过去了，丢下低低的一句话：“别以为你成了电影明星，脾气就那么大！”

羽羽，这下我看清你了。你是嫉妒我！我上了画报，上了电视，上了电影，成了一个有名气的电影演员。而你，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羽羽，所以你就这样对待我。怪不得那一次我在车子里喊你，你不答应。

原来你是这么小气的一个人，我可不稀罕你！

二

金老师——

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我是怎么也不会相信高敏如的话的，沙露跟丁羽羽闹别扭了。上语文课时，我留神了一下，整整一堂课，她们相互连看也没有看一眼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？得想办法了解一下。

操场上的草坪已经长得很整齐了，绿茸茸的一片。不再象刚开春那会儿，这儿一块绿，那儿一块黄的。男孩子们开玩笑说象是癞子头。

正是课外活动的时候。男孩子们兴奋地在绿茵场上追逐那白色的足球。听说，学校还准备成立一个女子足球队。倒退上去十五年，也许我真会去报名试试呢。

一群女孩子在议论沙露。大概是三年级的女孩子吧？这个年龄的孩子特别容易崇拜人。我轻轻地、努力不使自己发出一点声音地走到她们身后，我想听听她们在说些什么。小时候，妈妈就说，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该偷听别人的讲话。然而，那是孩子。如今，我是老师了。当然另当别论。

“听说沙露要得‘百花奖’了，明年的‘百花奖’！”一个小胖子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听说人家导演还奖了一部小汽车给沙露呢，真正的小汽车。”这个小马尾巴说得更神了。

真是孩子！我忍不住笑了。别说他们的导演，听说他们的

厂长还得每天蹬着自行车去上班呢。

“听说沙露还要到外国去拍电影呢。”

听说，听说……

哦，哪儿冒出这么多的“听说”。怎么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没有根据地乱议论人？无数个“听说”聚在一起，足以使你面目全非，甚至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

看来，我们的沙露也将经受这样的考验了。我有些担心，她还太年轻，或者说，是太小了，十三岁，唉，真的太小了！

我一定得找沙露谈谈。一年多没见面了，不知她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。

“金老师，金老师！”何文文边喊边朝我跑来，不知什么事把他急得一头一脸的汗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我迎了过去。

“金老师，同学们都气死了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人，一堆一堆地跑到我们教室门口来。”

“来干什么？”

“看电影大明星呗！”

麻烦事儿果然来了。得想个办法才行。给各班的班主任老师打个招呼。要不，干脆让沙露给全校同学朗诵一点儿什么，让大家看个够，以后就没事儿了。

我顺手将他的衬衣领子整一整，“你去叫沙露到办公室去一下，就说我要跟她谈谈。”

沙露——

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真是烦死了！

自修的时候，跑来那么多人，在我们教室门口又吵又闹，

弄得大家都朝我翻白眼。有几个男生干脆冲着我喊：“大明星，你干脆站到教室外面去，省得他们来吵！”

快考中学了，谁不想抓紧时间多看一会儿书呢？”

我承认，如果我回校的第一天，冷冷清清的，没有一个人来看我，也没有一大堆人围着我，我会觉得失望的，甚至会伤心的。但有这么多人来看我，来围着我，我又觉得心烦极了。半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我一道数学题都没做出来。

我真想问问身边的羽羽。她的功课一直比我好。有几次，我都张开嘴了，但又忍住了。我不能那么低三下四地求她，我可以去问老师，也可以去问别的同学。我不愿意看她那张冷冰冰的脸。

正好，何文文捎来金老师的口信，让我到办公室去一趟。我刚刚走出教室，一大堆低年级的同学就围过来了。

“嗨，嗨，沙露，沙露！”她们拍着手，象喊口号似的有节奏地喊着。

我不看她们，低着头，飞快地穿过包围圈，向办公室走去。走了好远了，她们还是不远不近地跟在后头，一个劲儿地喊：“沙露，沙露，沙露！”

我一走进办公室，就有好几个老师抬头看我。原来，老师也对电影演员感兴趣。怪不得“妈妈”她们常说，电影演员是社会上影响最大的人物。

金老师让我在她办公桌旁坐下，她目不转睛地朝我看着。一年多没见了，她的眼角好象多了几条细细的皱纹。她用细长的手指把黑黑的头发拢到一起，很舒坦地把头一扭，头发就甩到背后去了。

“沙露，上了一天课，功课跟得上吗？”她的声音还是那

么年轻，那么好听。

“别的还可以，就是数学，老师讲的我都不懂。”我拨弄着毛线外套上的花边，回答她说。

“拍电影时，不是有人帮你补课吗？”坐在金老师对面的一个老师插嘴问。他一定看了《少年报》。《少年报》上登过一篇文章，说我是怎么怎么刻苦，拍电影没忘记带书包。还说，演“爸爸”的演员专门负责帮我补习数学。

唉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“爸爸”才好。

他聪明，数学很好。可他不是个好老师。我要是盯着他多问几个“为什么”，他的鼻尖上就冒汗了。他抓抓头发，又摸摸耳朵，手一甩，“唉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这么做下去就对，这么做下去就错！喏，下一步就是这么做……”说着，他便自顾自地做下去了，也不管我懂没懂。因此，常常是，我会做了，可说不出为什么。谁都明白，数学最主要的就是为什么。

“这你不要着急。”金老师用钢笔轻轻地敲着桌子，说：“我可以组织几个同学专门帮助你。同时，也可以请数学老师给你补课。对了，丁羽羽的数学不是挺好吗？你也可以问问她。”金老师特意停顿了一下，认真地看了看我。

“丁羽羽，她……”我不知该怎么说好。

“她怎么了？你们闹别扭了？”

“她好象不愿意跟我说话。”想了想，我又补充一句：“她嫉妒我。”

“你从什么地方看出她嫉妒你了？”金老师兴趣十足地追问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觉得很难说清。“金老师，一下子说不清楚，真的。但我觉得是这样的。”

“沙露，你已经一年多没跟班里的同学接触了。一年多的时间，说短不算短了。你，同学们，大家都有了一些变化。但是，沙露，只要你仍然象一年前的沙露一样，大家也会象对待一年前的沙露一样对待你的。你说是吗，沙露？”

我不知该怎么回答金老师才好。她的话里是不是含有批评我、责怪我的意思呢？也许，我真不该穿得这么显眼，这么引人注目。明天一定把这件衣服换了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要我仍然做一个一年前的沙露已经很难了。也许，我可以象扮演一个角色一样努力演好她。可是，同学们会象以前那样对待我吗？

——小电影演员沙露。

——童星沙露。

——沙露，可爱的小演员。

我第一次觉得，这些戴在我头上的各种各样的彩色光环，竟然也成了一种负担。它们把我装扮得很漂亮，但是，又把我 and 周围的人隔开了。

我要把这一切告诉殷导演，告诉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们。

三

羽羽——

夕阳懒洋洋地贴在远处的高楼顶上，显得有些疲倦。我背着书包慢慢地走着。我知道，沙露正跟在我的后面。我希望她能追上来。可是没有。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，一直走到路口。

我偷偷地转过脸，朝她看了看。却发现她也正在看我。我没有任何表情，她也没有。然后，我们就一个朝东，一个朝西，分开走了。其实，如果她对我笑一笑，我会象以前一样，跟她说一声“再见”的。

刚才自修的时候，有好几次，我觉得她想问我什么。我心里暗暗巴望她用胳膊肘碰一碰我，问我几句。可她硬是不问我，好象我压根儿没坐在她身边似的。

她一定生我的气了。早上，我真不该那样对待她。哪怕我叫一声“沙露，你来了？”也比那冷冰冰的一声“你好，沙露同学”要好得多。我真恨自己，可是，她后来也不该耍脾气呀。她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每当我生了气，不睬她，她总是用胳膊勾住我的脖子，把我摇来晃去，直到我笑出声为止。她变了，因为她演了一部电影，因为她成了电影演员，

中山路最大的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，陈列着沙露的彩色照片。照片放得比真人还要大。她从那金黄色的大镜框里，对着街道，对着行人，也对着我，甜蜜蜜地笑着。

老实说，我好象更喜欢以前的沙露。我的小桌子下压着沙露四年级时拍的一张照片。照片上，她只是那样坦率，那样认真，那样神气地睁大眼睛看着我，没有这种甜蜜蜜的笑。我觉得那一张比橱窗里的这一张好得多。

“这是沙露！”有几个女孩子站在橱窗前指指点点着，“听说她已经出国了，是一个什么国家的总统夫人请她去。”

真是见鬼了、沙露跟我分手还不到十分钟呢。我张了张嘴，又忍住了。我可不想沾她的什么光！

另一个穿着大红毛线衣的女孩子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们不

知道，沙露小小年纪的，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好几个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她们都吃惊得叫起来，“她才多大，怎么谈恋爱了？”

“胡说！”我突然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。我这是怎么了，她们说沙露的坏话关我的什么事呢？

她们一起转过脸，奇怪地看着我。

“大红毛线衣”小心地朝后退了一步，好象我是个一碰就会爆炸的炸弹似的，“你刚才说什么了，沙露是你的什么人，你干吗这么瞪着我们？”

我迟疑了一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不是沙露的什么人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沙露是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，不准你们背后说她的坏话！”说完，我猛地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她们。我不管她们怎么看我，但我不允许她们那样议论沙露。

刚走到家门口，上二年级的小妹象只小麻雀似地蹦过来了，“姐姐，姐姐，听说沙露回学校了，是不是？”

我把书包丢到床上，鼻子“哼”一声算是作了回答。

“还跟你坐在一块儿吗？”

“你管那么多干吗？”

“是不是她犯错误了？”小妹小心翼翼地伸过头，仔细观察着我的脸色。

“别胡说！”真怪，我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呢？人家说沙露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！

“凶，凶，就你凶！”小妹鼓起了嘴巴，“我们学校的同学都这么说的，还会错？”

我忽地转过身，冲着她的脸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告诉你那些同学，沙露没有犯错误，她以后还会去拍电影的。她是回来补

习功课，准备考中学的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吗？”小妹一脸的委屈。

“你去跟你的那些同学说，再让她们去跟别的同学说，知道吗？”我边说边在心里嘲笑自己。我为什么要处处护着沙露呢？她现在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
小妹连连点头，但立刻又盯着我问：“姐姐，沙露以后还到我们家玩吗？你能让她介绍我去当演员吗？姐姐，你不知道，我能当电影演员。让我哭，我就能哭。让我笑，我就能笑。不信你试试！姐姐，随你说，你要我哭，还是要我笑？”

“我要你现在闭上嘴巴，滚到一边去！”我冲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小声说。

她怔怔地看着我，嘴角一抽一抽的，快哭了。这回可不是表演。我赶紧躲到我的小房间里去了。

我走到小桌子前，沙露在玻璃板下坦率、认真地看着我。我轻轻地摸着她的鼻子，心里突然觉得很难过。

“哇——，”小妹在外面大哭起来。

沙露——

我顺着这条窄窄的小巷子回家去。已经一年多没从这儿走了。小巷子的两旁长满了洋槐树。到了春天，满树的洋槐花开得白花花的，象下了一场雪似的。

我忘不了去年春天那个傍晚。我踩着洁白的洋槐花瓣往家里走去。一阵风吹来，有一片花瓣打着旋儿，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，我伸出双手，接住了它，把它放到鼻子下，使劲地吸着那浓郁清馨的香气。

“小姑娘，小姑娘！”身后有人在喊。是喊我吗？大概是